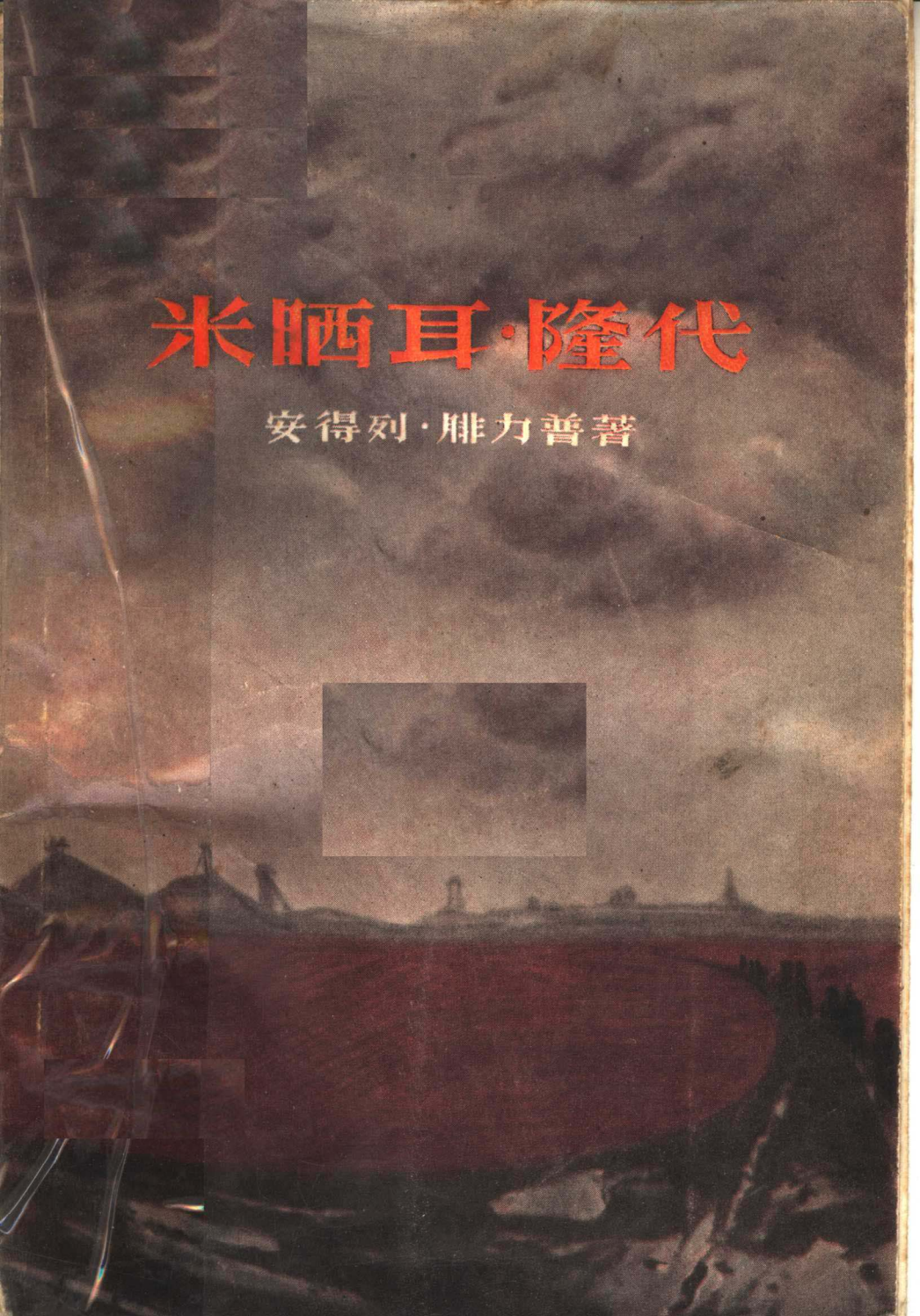




米晒耳·隆代

安得列·腓力普著

熊貓百寶筏

THE BEAR - THE PANDA BOAT



米 晒 耳 · 隆 代

(历史小說)

[法]安得列·腓力普著

王 道 乾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André Philippe
Michel Rondet (Roman historique)
根据 Editions Hier et Aujourd'hui. 1949 年版本译出

米 晒 耳 · 隆 代

〔法〕安得列·腓力普著

王道乾译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395

开本 787×1092 1/27 印张 9 19/27 字数 191,000

(原平明版印 7,000 册)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6) 0.85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历史小說，內容完全是真实的。

米晒耳·隆代是十九世紀后期法国的一个矿工領袖。他領導矿工們向資本家斗争，坚决英勇，从不退讓，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質。

通过米晒耳·隆代一生的斗争，我們可以看到法国工人阶级壮大的经过。

序

盧瓦爾省議員 馬理禺·巴梯諾

阿拉貢在共产主义者里面，以几行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字，說明了矿工的斗争的道理：

这是一个煤炭和痛苦的世界，这是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被翻过来了、破开了肚皮，沉陷在烏黑之中，可是他們从幼小就被投进这个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是应当給以再現的。在这些地区里面，人从大地里面取得了他的热和他的力，可是再也找不出別的地方象这些地区讓人看得这样清楚：人連同他的力量和他的勇敢一齐都变成了商品，被他的商人冷酷无情地任意处置。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象在这里、阶级斗争显得这样昭然若揭，在这里，煤矿的灰尘改变了自然的景色，在烏黑的煤渣堆的重压下，山也被压碎了……在煤渣堆旁边，青草失去了色彩，树木焦枯，就象这些有血有肉的被煤炭涂得黑黑的活人的样子一样，屈服于煤矿的不可动摇的法則之下。

生活在安得列·腓力普的作品里面的人物，就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他們通过米晒耳·隆代給我们的教育是：希望，坚定。

这个硬骨头的、勇敢的、猛烈而坚持不懈的矿工的斗争号召，說明了到一九四八年，工人阶级已經走过了怎样長的一段道路。到了一九四八年，“条条大路通向共产主义”，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已經改变了。从“共济会”发展到强有力的矿工联合会，总工会（总工会的领导者五金工人白努阿·弗拉松也是生長在翁丹谷的孩子），标

志着法国无产阶级意識的提高，記錄了他們历次取得的社会性的胜利。

不可战胜的矿工們，坚持了五十六天的罢工之后才复工的^①。国内警察全部出动了，动员的力量远比抵抗希特勒侵略还要大，然而，和矿工們的战斗力的、矿工們的自我牺牲精神、矿工們为爭取民族独立和保卫和平的意志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矿井的卸煤台上，又有了被另一些高司杭們^②所屠杀的死者，这一次，指揮軍隊屠杀矿工的头子却是一位“社会主义派”^③的部長。但是，历史的車輪已經向前轉动了。在一九一七年，米晒耳·隆代所夢想的“兄弟般团結的社会”、“財富由生产財富的人来支配”已經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苏联的威力不断地增長着，照耀着向前进步的道路。这条光明大道是人們所最亲爱的一个人用坚强的手开辟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和平的象征，人类中亿万人以敬爱和感激的心情所呼叫着的——斯大林。

无产阶级已經不再是还在寻找着道路的社会上的烏合之众了。工人阶级現在認識了他的历史任务和实现社会解放的条件。工人阶级已經有了为爭取胜利所不可少的工具：他的党，法国共产党。他的領導者，已經降生在法国了，他也是一个矿工，莫理斯·多列士，他是一切法国劳动者的希望。他教育了、組織了战斗的一代人，他們在我們的国家中正胜利地促使那个被燒村的矿工的理想的实现。

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已經感到它的掘墓人的巨大的影子沉重地压在它的身上了。

① 指1948年法国矿工的大罢工，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空前团结和无比力量。

② 高司杭是本書中屠杀矿工の軍官。

③ 指已經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的法国社会党右翼。

前 言

這本書并不是重写的一部萌芽①。

左拉描写的是將近一八八四年时期的关于煤矿的史詩，这正是工会形成和法国矿工联合会建立的时期。本書的主人公米晒耳·隆代就是这个联合会的奠基者②。

米晒耳·隆代也許是法国唯一死后立了紀念象的工人罢；他的雕象是穿着工人服装的。这座雕象站立在盧瓦尔矿区的中心，在一个名叫里喀瑪利的小城市里面，里喀瑪利是第一个工会組織的搖籃，也是人們下面就要讀到的事件发生的舞台。

左拉在萌芽的結尾叙述了军队和矿工冲突的故事。左拉說有十四人被杀死。这个数字正是里喀瑪利流血悲剧的死者的数目。

左拉曾經在指揮正規軍第四团的高司杭队長的报告中寻找一次屠杀的原因。这份“报告”可以在国家档案局找得到。不过，这一資料是非常片面的。还有另外一些資料可以参考。那就是目击者、被难者、被难者家屬方面的材料。此外，还有保存至今的信件，很显然地，这些信件揭穿了高司杭队長所写的报告，以及那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評論。

左拉仅仅参考了“官方的”材料。这一点，其实保罗·拉法格③在上一个世紀末年就发表了一些評論，責备过左拉了。保罗·拉法格写道：“总而言之，左拉的做法正象報紙的报导文章一样。有人說，左拉把他所看到的一个在工作中的矿工的各種姿勢，接着他眞实的大小模樣画下来，就照这样在小說萌芽里加以描写。”

保羅·拉法格的結論說：“左拉用藝術家的眼睛，走馬看花地只看見他所能捕捉到的事物的表面，由於他具有偉大的表現才能，他在渲染着浪漫色彩的圖畫下，掩藏了他的觀察的庸俗性，這些渲染着浪漫色彩的圖畫是能夠抓住並且俘虜讀者的，可是不能引導讀者走到行動的場合去，也不能提供給讀者關於行動的正確的表現。”可是（雖然對這一切進行了批判），保羅·拉法格却認為“左拉和那時圍繞在他四周的侏儒比較起來，卻是一個巨人。”

我是完全同意這個看法的；我贊賞左拉，可是我認為恢復歷史的真實，實事求是，“從深度里”去看發生的各種事件，闡明它們的真正意義，即階級鬥爭的意義，也是應該的，否則，一切都被歪曲了，變成不可理解的了。

問題的焦點就在這裡，一方面是材料的價值，另一方面是對它們的解釋。

萌芽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小說的主人公艾堅·郎杰偶然出現，到煤礦區來尋找工作，於是創立了工會組織，發動了罷工，他事實上是一個鐵路工人。

而米晒耳·隆代，他是一個真正的礦工；他的父親也是一個礦工，他的祖父說不定也是一個礦工呢。在這樣一個優美的集團里，人們未必以為就沒有有能力的、聰明的人吧？

以我自己來說，我就是在米晒耳·隆代的故鄉里喀瑪利長大

① 左拉在1885年寫了可以說是文學史上第一本描寫礦工的小說萌芽，題材其實就是取自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事件，不過左拉按着他的觀點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歪曲了歷史的真實。但也必須指出，萌芽卻也不失其為一本很好的作品。

② 左拉是1840年生，1902年死；米晒耳·隆代是1841年生，1903年死。——原注。

③ 保羅·拉法格（1842—1911），法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也是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他是馬克思的女婿。

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世界大战末尾，我很熟悉克劳德·巴耳，他的外号叫“铁脚”，那时他已经有六十五岁了；娥霍妮·勃第，本书的一个女主角，我也是熟悉的；弗朗松兄弟，我也是熟悉的；其他则是有人亲眼见过的，如讓·毕尔·博朗謝，拉瓦斯特，等等……

我第一次下矿是跟克劳德·巴耳一起下去的；我那时才十一岁。我下的正好就是那有名的燃燒煤矿。到十三岁的时候，我在煤矿修理場做工，因此，我才能够到矿下去了好几次。

我发现了这些口头的和文字的材料和見證以后，我又重讀了萌芽。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有了我的批判，产生了要重新写出真情实况的欲望。

我描写米晒耳·隆代，也就是我想写出工会初創、起源的情况。

一八六九——一八八四，这正好是十五年。在这些年代里，“巴黎公社”建立了，“圣·爱坚納公社”也建立了，而且米晒耳·隆代在“圣·爱坚納公社”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米晒耳·隆代这个人在监狱里被囚禁了五年零八个月，他不但一点没有气馁，出狱后，差不多是孤身一人，立刻又投入了战斗，在他建立了盧瓦尔矿工工会以后，他又建立了法国矿工联合会統一組織，这是最早的法国工人工会联合会。

在这以后十一年，法国总工会就誕生了。

安得列·腓力普

目 次

序(馬理禹·巴梯諾)	I
前言	III

第 一 部

大矿层	1
被燒村	9
煤矿公司	12
从街头障碍物到共和国	14
劳动就是上帝	16
富洛丽娜	20
圣女·巴勒节	26
公司甩下一点甜头	31
象征的图画	36
两个世界	39
大路和人群	42
第一次失敗	45

第 二 部

誕生	47
“呼—呼”	55
大自然的贊美歌	62

寂寞的爱情	66
布瓦婁的死	68
团结	78
亮晶晶	84
煤矿的代价	87
学说和历史	95
煤矿应该属于矿工	103
公社	108
军事演习	111
太阳不会落下去	119

第 三 部

胖得烈·道立揚	126
在达依埃开会	133
领导就是預見	140
罢工万岁	147
亲如兄弟	151
獵“狐”	159
人們挺起胸膛朝着刺刀走去	170
包围	181

第 四 部

战略	189
鬼声	223

第 一 部

大 矿 层

两个矿工从巴永口子上到地面。他们在矿坑底下过了十二小时，又在坑道和大巷里面穿来穿去走了老大半天，所以直喘气。

燃烧矿场是孟堂拜尔和白路狄耶尔矿山的处女·大矿层的一部分，盧瓦尔①盆地顶美的煤脉，不过也是顶难开采的一个，因为火烧着这个矿层有几个世纪了——四百年了，人家说。

就是没法子把这个大火灭掉。有人试着淹没起火的地带。可是火歇了歇，马上就改了方向。过不到几年，又发现火从另一个地方进攻煤层。

于是大家决定堵死那条大巷，阻住空气进来。可是火在别的地方又出现，因为大矿层的厚度和幅圆深广极了。

从这以后，工程师只有加倍提防，也就算了。煤量这样丰富，谁也不能就这样放弃它。

所以，在一个矿场里面一有热气升上来，大家就运来成吨成吨的粘土，筑起一道防火墙。然后，把这个矿穴填死，大家另开一个洞挖煤。

两个矿工一接触新鲜空气和清澄的天空，就站住吸了老大半天的气。隔着他们的黑面具，他们冲着欢迎他们的天空，树木，田野，鸟儿，微笑着。

年紀大的一个就說：“米晒耳，又是一天。算是沒叫偷掉。”

他說的是土話，帶着上·盧瓦尔人特有的一种土音很重的腔調。米晒耳也拿土話回答，只是口音柔和多了。

“是噢，巴耳，明儿一样过日子，就象土撥鼠睃。”

巴耳吹灭他的“克賴修”，矿工的油灯，模样儿挺象一个大扁豆。他扭紧金屬做的公雞形的塞子，灯挂在腰帶上，吐掉他嘴里一直嚼着的烟草。

巴耳应当有四十岁上下。他这个人，濃眉毛，胡髭垂在肥肥的嘴唇上。他的臉是一棱一棱的，卖气力卖久了，卖多了，肌肉发了硬。他的身子長的厚实，个子矮矮的，活象一个准备好了角斗的力士的身子。

米晒耳虽说小了十五岁，和当时許多矿工一样，長着一把胡子，胡子有两个尖尖，一直搭拉到胸口。他也是眉毛粗，臉頰陷下去。而且，他的鼻子塌得很厉害，好象狠狠挨过一拳似的。他長得这副样子，要是把这些細節分开来看，不免显得好笑，可是整个儿却是諧合的，戴着麦秸編的小帽，視線又是嘲弄，又是乐观，就象一道阳光照亮了一所破房子，把这張高低不平的臉給整个儿换了一个样儿。

*

裝在鞘里的鎬挂在他們的法蘭絨腰帶上头，好象一把随时可抽出来使用的武器，斧子吊在左肩膀上，还有袋子——小袋子——和包着皮套子的扁葫蘆，他們并肩走着，提着他們的單人鋸，打在尘土飞揚的硬地上，发出碎裂的响声。

矿工的小斧子，或者小鋸子，紧夾在兩块板条当中，給他們充手杖用。他們木鞋咄嗒咄嗒的声音和这种木头裂开的声音交錯地

① 盧瓦尔是法国西部的一条最長的河，流入大西洋。

响着。有时候他們把袋子往肩上推推，一个藍帆布做的袋子，收口的地方扎着一根皮帶子。一个圓球，通常是琉璃的，嵌在袋子的一个犄角里面，不讓帶子滑掉。

穿旧了的上身撕破了好些地方，兜住他們赤裸裸的上半身，北风吹过来，他們覺得出北风撫摸着他們的胸毛。这讓他們覺得好受，于是尽情享受，一言不发。褲腿往上卷到腿肚子，腿露在外头，看他們的姿态就象庄稼汉似的。

他們路过了一些別的井口，和他們剛才离开的那个井口一模一样，漆黑的窟窿，順着陡峭的斜井，一直奔往地心，窟窿的牆壁竖着斧子砍成的又粗又大的木头柱子，柱子小心地排在一起，擋住土往下倒塌。

有些骯髒的孩子圍着屋子玩耍，他們就沿着这些屋子走过来，到了矿灯房^①，放下他們的“克賴修”，覺得自己更自在了，加快步子走了。

巴永不过是一个有二十来戶人家的村落，但是圍着圣·約瑟夫矿井，就集中了七个井口。

这时，每一个井口都走出人来，在煤层底下，他們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远远看上去，他們不象土撥鼠，象米晒耳說过的那样，倒是挺象螻蛄。大家看見他們帶着冒烟的紅紅的灯亮，冒出头来，然后停住，好象他們在寻找路走，过了一忽儿，找定矿井的方向，就在屋子后头不見了，然后又走回头来。

这个巨大的盆形地区往四下里伸展出去，远到兩公里以外，一直伸展到里喀瑪利，他們大都朝鄰近的高地走去，另外一小部分人朝城里走，城里細高挑儿的鐘楼，好象是一座灯塔。

① 矿灯房，矿工下井时用的油灯，下工时，置放在此；下井时，再到这里来取。

其实，这些人和航海的人倒很相象。他们挖掘过的土地，形成好些崗阜，象大洋里的波濤起伏。圣·約瑟夫矿井和古尔崩矿井象两条船，两条停在暗礁当中的船，翻开了的泥土堆、冒烟的土地、倒下来的石块，就形成许多暗礁。

西边，搭在海岬上头，是馬村和被燒村。巴永是一座荒僻的島，南边，里喀瑪利，是一个港口，教堂象是灯塔直挺挺立着。

从前——应当是很久的事了——巴永这个大洋本来是风平浪靜的。人們很容易猜得出，几世紀以来，先是在表皮，以后到深处，仗着劳动，挖呀翻的，成了这个样子。

处女·大矿层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对这些講起它的“煤黑子”們，还有一种詩意。巴耳一說到它，就帶着驕傲，米晒耳·隆代，他的朋友，簡直对它有着爱情。

至于燃燒这个名字，喚起来的印象如果不說是一座地獄、魔鬼和硫磺气氛，那也应该是对这些地下的水手显得困难、危險的一条过道。他们不但不失掉勇气，他们一想到这个名字，就想起一場出生入死的斗争，拿他們的全部知識，他們的全部本能，他們的全部勇敢摆在里头活动。

我之所以要加上“勇敢”这个字眼儿，因为我觉得有这种必要，煤矿好比是一个大洋，一座处女森林，一个战場。

水手的特征，探險家的特征，士兵的特征，都集中在矿工身上，每一样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可是同时全有倒也不假。

他不仅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庄稼汉、乡下人、樵夫、工人的亲兄弟。

他死心眼儿挖掘、翻寻、逼迫、繁殖着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反而用它的印痕深深印在他的單純而又强壯的灵魂里、他的坚强然而富于同情的心里了。

这些矿工全都爱着他們的大矿层，他們的燃燒，同时也爱着那

些崗阜，那些矿渣子堆，那些井口的黑窟窿，圍在四周的树木，以及牧場，田地，園圃——这一切活活就象一个龐大的基盤，一件顏色变化耀眼的衣裳。

就为的这个，他們住在矿井和井口的附近。不仅为了来去方便，特別由于这种气氛，这些气味，这幅图画，喚起他們往日的痛苦，也由于那些胜利，那些兴高采烈的时光，只有英雄們能够領略。

*

在一八六五这年，盧瓦尔这个煤矿盆地是法蘭西最重要的矿区。它养育了重要的工厂，特別是煉鉄厂和煉鋼厂，由于它，这些工厂不是在法国的別处地方而是在这个地区誕生了。这个矿区同样决定了最初火車軌道的路綫。它促成軍用器械制造厂的发达，接着是輕便武器，随后就是重兵器，炮，战艦。盧瓦尔盆地驕傲地成为法国的兵工厂，成了法国的心臟，鋼和煤做成的慷慨的血液，由鉄路流通出去，流遍全国，一直流到国外的殖民地，讓外国人也羡慕我們。

这种显赫的荣誉应当归功于巴耳們，米晒耳·隆代們，所有他們的工作同伴，每天把这种黑鑽石送到地面上来的是他們。

他們兩個人走上一条又窄又硬的通到靠着一座小山的栗子林去的小路。

打那里，他們居高临下地看到巴永盆地終止在北方的一个大土堆上，白路狄耶尔的两个矿井：第埃弗和圣·道弥尼格，好象是安放在这个大土堆上头似的，如同两个雕象站立在象座上面。

在地平綫的那一边，可以叫人猜想出在烏烟沉沉的天空下，一种极緊張的活动正在进行着。

圣·爱坚納从白路狄耶尔延展开去，有七公里远，夾在七条平行的山丘中間。

第埃弗矿井和圣·道弥尼格矿井，在巴永，跟圣·約瑟夫矿井